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

臣朱國禎輯

太宗文皇帝

初上　建文皇帝書

臣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恒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不繇於斯今事幾甚明非不見之謂而　陛下略不垂睿謹昧以聞昔者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之末世生民塗炭群雄角逐披冒霜露櫛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矢石身被

創艱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天下成帝業立綱

陳紀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藩國　宗社爲磐石之安

夙夜圖治兢兢業業未嘗自寧不幸　皇考賓天今

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黄子澄輩不能秉道以

輔聖治乃包藏禍心恣逞賊之口奮豺虎之毒假

陛下之威桃剪皇家之枝葉欄搏析桂梗五弟不數

年間並見削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軌之圖重可

裁減護衛輕可賜勑誥厲則朝廷於厚親之仁懲過

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爵奪國土轉

徙流離行路矜惻怕尤可憫闔宮自焚聖仁在上胡

寧忍此此蓋非出　陛下之心而皆姦臣之所爲也
今其心尚未厭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
寅畏小心奉法循分　天地　宗廟神祇鑒臨在上
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
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
諸王先況敢有背仁傷義之爲哉而姦臣跋扈蔽
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比者執臣所遣奏
事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其言臣有不軌謀遂
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卒伍林聚戈
矛耀日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訇訇於遠邇圍守臣

府周帀嚴密詢其所繇但云府中不聞一人闔家遑
遑不測何事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貴爲護衛
之人所執臣得此二人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地
呼天搶踊無訴切念臣於　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
親也於今事　陛下如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　陛
下之心但臣迂憨不能諂媚權貴耳夫爲臣之道知
有君而已焉知權貴臣所以罹今日之禍者此也然
臣竊料權姦之心不止於害臣而已譬人欲伐大樹
必先翦芟附之枝然後及其根餘親藩夷滅之後朝
廷孤立姦臣得志　社稷危矣此不待明者而後見

也昔成周封建同姓綿八百餘年之業秦廢封建二
世而亡明鑒斯在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伏望 陛下
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煥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
清朝廷以永安 宗社以保全親藩以福彼千民此
非獨臣之幸乃國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惜一身一
家之叔但惓惓之誠慟 皇考建洪業之艱難望
陛下保洪業於永遠望天門敬攄懇懇惟 陛下
念之臣又竊討拱效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 陛下

未易除之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
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
臣謹俯伏俟命惟 陛下念之念之

再上書

臣聞至明者無遠而不照至誠者無遠而不格 陛
下嗣承大統為臣民主恭天下仰望如日月之明也
臣即本宗藩比者見權奸橫加大惡將魚肉其一家
臣之無辜 天地鬼神共所昭鑒前竭肝膽上書自
陳蓋出於危急迫切之誠可為至矣今歷三月未沐
垂鑒而疊發大兵討罪不已是臣雖有至誠不能上

拾　陛下雖有至明不照幽遠矣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八是必欲寘臣父子一家於死地不宥也
死非難但無罪而被極惡之名以死此爲難耳凡人
冤苦則呼天謹陳其八事之說惟　陛下垂察其一
訓三護衛官有論額數者今臣三護衛指揮不及二
十員比職掌內員額尚不足鎮撫百戶於常額亦缺
千戶不過五十員比額雖多三五員然皆　皇考臨
御時朝廷除授者非臣所敢自寘蓋　祖訓職制條
有云王府指揮司官并屬官隨軍多少設寘不拘數
目當時各王皆然非　皇考獨厚臣此姦臣之枉臣

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此事亦在　皇考臨御之時有之蓋　祖訓兵衛條有云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逾數不拘非臣敢擅為也然自　皇考賓天之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而護衛軍士兵部數數調遣備邊存者僅半而教練久廢北平官吏軍民咸所目覩此姦臣之枉臣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軍官自　陛下嗣位以來臣未嘗言及兵事亦未嘗選用一官但在　皇考時曾具奏於北平城中散衛選用三五人亦不曾於外衛選用盡　祖

訓職制條云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於所部軍職
內選用開具各人姓名實跡王親署奏本不繫各衙
門差人直詣御前聞奏領降誥勑當時王府通例加
此非獨臣始兵部具有文檢可驗此姦臣之枉臣也
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蓋臣府中有韃軍百餘人
悉是洪武中歸附朝廷處於北平 皇考於護衛歲
給衣糧以備禦虜防邊之用當時賜勑具在內府必
有勑底可稽其百餘人今死者已四之一其頭目亦
已赴京別用實非臣私養此姦臣之枉臣也其五謂
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尤

是無根駕虛之說果 如有之必知是何氏名出何郡
縣指實罪之誑敢不服今無指之人但冒以空言
天地鬼神其可欺哉 此姦臣之枉臣也其六謂臣府
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 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
以為關防朝廷盖 祖訓兵衛條有云凡王府侍衛
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旗軍六百七十二名
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官軍皆三
護衛均撥自臣之國以來二十餘年欽遵此制非始
於 陛下嗣位之後而 陛下臨御以來兵部數謫
護衛官軍防邊宿衛多不及舊數此姦臣之枉臣也

其七謂臣宮室僭侈過於各府此蓋 皇考所賜自臣之國以來並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蓋 祖訓營繕條明言燕因元之舊有非臣敢僭越此姦臣之枉臣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捶笞驛官此實臣失於教訓然笞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跡究盜之過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之枉臣也大抵八事皆是釀虛飾詐加以大惡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姦臣肆無忌憚假天子之威權行之與趙高指鹿為馬者何異且 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也姦臣猶得誣以

極惡則疎遠之小臣天下之鄉民彼若惡之欲寘死地可望雪理可望全活耶臣竊計姦臣設心非止於殺臣其不奪天子之大權濁亂天下傾危　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之矣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土無罪此又削其護衛禁諸人身手足皆去孤身其能全活乎伏望　陛下廓日月之明鑒臣之愚誠而思　宗社之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斯國家　宗社之幸天下生靈之幸非獨臣之幸也

答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悲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姦之勢所脇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恣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姦故今日必欲見害雖夫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

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姦所指于罪凡六其六事皆于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姦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合於天心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姦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姦始權姦去則　朝廷清明

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妄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姦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姦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邦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效力翕然同心吾何足

以得此哉盡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
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誕聊爲言之然
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
者權姦齊泰黄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
出於　天子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
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
姦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
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前嘗兩奏書於朝敷愬中
悃悉不賜答此必姦臣慮非已利遏截蔽匿不以上
聞今備録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姦之所迫而能

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王親之故則以謬聞於 朝廷逹予之誠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姦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外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朝廷遣尚寶司司丞李得成來講和 上遣歸諭之曰吾嘗兩上書陳達忠懇皆不見答今不敢再瀆爾吾 皇考所奬拔者能不忘 皇考之恩則歸爲奏於朝吾之忠誠前書備矣但望 皇上明斷而已自古聽讒邪之佞滅骨肉之親鮮不覆敗我爲王天子一等富貴已極尚何求哉而讒人交搆積毀銷骨

誅之以極惡加之以大罪發兵見屠哀哉何辜是以有反之心無生之志不得已用兵自救然猶日夕覬望有回旋之恩今爾之來實副所望夫明主之治天下不忘其所尊不弛其所親樂其大而略其細是以九族睦而天下平今欲轉禍為福在反掌之間耳誅姦讒以謝　祖宗去新政以復舊章施恩宗親而罷兵息民非獨保全吾之一家亦永保國家無窮之休若溺於權姦之言必欲去吾恐一去而國家亦危矣爾其識之

上破滄州降者悉釋放尚餘三千人為譚淵所殺

上聞之急召淵切責之曰爾雖善戰有功然擅殺無罪三千餘人如何可掩過汝誠欲吾得人心乎失人心乎吾每臨戰戒爾輩勿妄殺惟爾好殺不止天報顯明若此所爲汝能免禍乎淵叩頭對曰此皆各處精選將士今釋之無幾日當復來殺我矣既盡力獲之而復縱之是放虎遺患也故臣愚計不如去之便上曰如爾所言凡與我爲敵者必盡殺之乃已乎不順我者殺之矣順我者亦殺之則彼寧盡死力以鬬誰復甘心見順也淵慚悚而退

三上書

○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

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祗

祗栗栗不敢越違比緣奸臣齊泰黃子澄懷姦操之

逆圖志傾危[illegible]　宗社造滔天之禍翦藩輔之親屢

削諸王次及臣羅織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用

以深誅發天下之兵[illegible]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置死

地臣嘗避中三號呼訴天天居甚高略無見聽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至[illegible]毛汪豈恐父子俱被無辜之戮

而令　陛下受[illegible]殺[illegible]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

已上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臣中誠憫臣非罪

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月攏効然臣不敢爲喜恒用
傷悼誠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民而爲臣一旦盡驅
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
何罪故夙夜介介秉誠懇祈禱 天地顧 祖考冀
開發聖明洞宸衷斷早戮奸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
朝廷以安 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
平之望也且蜀藩臣椿素著于澄皆以寵逐于外臣
一家長幼咸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 陛下日月之
明洗宣雷霆之威已定朝廷可以遂清 宗社可以
遂安親族可以保全生靈可以休息天下可望太平

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伐葛不啻　陛下兼而有之
矣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竊竊齊黃被黜即以遁
去三軍將士目明天子以討察我之并宰而去權姦
矣日久必下寬貸洗滌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
休恬寧而默將士目擊所願見但慮非竭誠心而吞
臣姑為退避之計以懈我其然我豈有傾覆以束
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
悉召還而令將聚於上從迎不已則是奸臣之身雖
出而姦偽之計猶行臣恐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
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

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徙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撤　陛下之藩籬將遂傾　陛下之堂室莽探之非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奸臣之設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　陛下不信但試咨其所言所行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為乎惟　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為儉邪所蔽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四上書

○比荷聖明於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嚴下詔軍中

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姦之欺臣之父子蓋欣戴　陛下之仁矣而嚴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舉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之將士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鬭而彼必欲求釁務不見捨與此所下詔旨背馳矣誠有以中臣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嚴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可謂之不知不聞耶此皆姦臣之所爲而　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者臣之所恃者　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姦臣所惡　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所

以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之哉臣之中誠討薛嚴歸
必能詳述但前日詔書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
情恂恂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 皇業以安
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之至書進
建文君覽之感悟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辭甚
直柰何孝孺未言 建文君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
朕叔父也今日無辜罪之吾他日不見 宗廟神靈
乎孝孺曰 陛下果欲罷兵耶天下軍馬一散卽難
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且
今軍馬畢集不數日必有捷報毋惑其言孝孺出命

錦衣衛執上書人武勝等繫獄

（　）建文四年六月　上入京師仍稱洪武三十五年

（　）壬午甲戌　上諭羣臣曰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務已往予有誠始終靡愆否何繇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一體彼披露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　）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

三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爲世用隨器任使其

理天工何必致疑

○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

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

利害亦欲改易且　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於是

天顏怛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

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月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

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於戒

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

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
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
猶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
矣並可不以爲戒乃進史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
鈍諭曰等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
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
者施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之意
○上聞征討將士以賞典未行頗有怨語勑諭曰朕舉
兵靖難爾等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緣
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此豈一日所能就

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皇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
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一語
之怨今幾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悔不亦過乎當戰
鬭之際雖有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
爾巳勑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
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為誑妄以速愆尤庶幾
公道明人心服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江西有司
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患而官軍一出必
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

談齎勅諭曰昔我　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改更成法致兵禍連歲軍需百費皆出於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爲天下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劫掠羣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

及仍勑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勑至民悉復業

○九月乙亥命都督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往廣西整肅兵備鎮守城池仍節制廣東廣西二都司勑諭觀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必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護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柔遠之意賜觀鈔四十貫

○乙巳大理寺少卿虞謙自陳建文時臣為杭州知府常建言天下僧道每人止令畜田五畝無田者官給

之餘多留住田悉歸官以給無田之民僧道悉免其賦役當時從臣所言行之臣當坐改舊制之罪 上笑曰此秀才闢老佛也已有赦命已之

○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貞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默默守位而已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版

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元永樂宜并更

之　上曰厥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爲永樂蓋

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辛酉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以邊地降虜有叛去

者請發兵討之勑諭曰夷虜譎詐不可憑恃自古則

然但今朝廷大體當以誠心待之春秋馭夷之道來

者不拒去者不追蓋彼之來既無益於我則其去也

亦何足置意況其同類頗衆其間必有相與爲親戚

者今若以兵討叛其未叛者亦將置疑不若姑聽其

去但嚴兵備固疆圉養威觀釁順天行事勿造次輕

衆後悔無及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　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為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上書論事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疏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

自奮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正月乙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甲辰設普安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闊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湖潸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爲便　上曰　祖宗大

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豈可執一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之人旣以爲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爲普安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彼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必可信然告者衆矣果如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易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雞豚夫其罪應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

開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囚辱俾諧富貴安樂之地乃庶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審思之有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友愛同氣之情

命御史分詣各省巡視民瘼陛辭諭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

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丁卯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雲南麓川平緬宣慰司土官思倫發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倫發卒前此有虧兌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後續認者難於爲額俟二三年民食給足可令用輸 上曰馭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資其利耶止以原額爲定增辦者悉除之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

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

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

之蘇息何繇得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必

誅不貸

○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地壞請發民

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顔諫

諍效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

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

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

皆不鑒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

以君子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乎不問馬蓋爲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毒民如此豈朝廷愛養之意令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擅責民償之罪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則皆賞之宜令一槩操練庶可長久兼用 上勑諭曰卿策固善朕慮土軍

昔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役之同於官軍或情有不堪益駁夷之道當順情以為治其于征討以夷攻夷取勝一時其斟酌行之

○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亾國或舉於仇怨惟其賢而巳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宗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朕

高皇帝嫡子奉藩於燕荷

天地

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

大統蒞阼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

用之職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心懷危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羣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予孫者豈與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有密之嚴者非昔日請類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攄誠其事可以承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丁丑勅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去其害而已故朕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竅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於民爾等略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爲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鬱而不達朝廷恩澤遏而不流此豈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即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予於父母固

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　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丙申　上以　太祖皇帝實錄將成命禮部預定[illegible]格尚書李至剛以修元史賞例進　上覽之曰此述前代興王之跡今朕紀　皇考神聖功德貽範萬世豈可比而同之爾擬議非倫矣遂親定加厚至今仍之

○六月丁卯泉州衛械送所獲海島逃民至京言其[illegible]劫掠海洲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於饑貧不然則有司失於綏撫逃聚為盜蓋非得巳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勑往諭曰爾本國家良民或困於衣食或苦於吏虐不得巳逃聚海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殺人之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巳獲者悉宥其罪令就俾齎勑往諭爾等朕巳大赦可即還復業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此事機後悔無及勑至皆相率來歸

○七月丙子諭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畫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

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嘗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旣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九月丙子朔　勑諭中外文武羣臣曰爲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繇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條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

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浸百年之後姦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非德纘承大統仰思 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爾文武羣臣尚思各恭乃職事勿為用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干罪戾至於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

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難而朕於守成之道亦

庶爲爾惟欽哉

〇甲申　上旣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

至公行爵賞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

雖賜賚有限而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勳朕不

吝於報賚爾等勉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

論報之際輕重失宜其即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

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

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

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保名節斯福澤延于子

孫功名播於永遠矣

○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復職者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爲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況皆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務復分別但隨才擢用

○甲午西平侯沐晟奏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官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遠虜其知州及民人以歸請發兵討

之　上諭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
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果若不從然後
加兵則亦有辭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
初但遣人諭之彼怙終不悛乃發兵討之此成法也
今姑遣使賜賚諸夷而遂繼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
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是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
南都司移文諭之若能格心嚮化不必發兵但訓練
將士以俟
○己亥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
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宜

命有司會檢番船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齎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畜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太之意且沮遠人歸慕之心

○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

並守備且測出與舉崖討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吏部不謹所書文移誤塗擦員外郎主事亦不肯覩輒擅行之皆當治罪 上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弊可釋之

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官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縻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

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

爾等議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己酉大理寺卿薛瑄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

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從之顧謂都御

史陳鎰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

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

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

書慎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

即與辯釋必協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

死無所恨矣

○癸丑　上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所立以傳子孫非有憸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爲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

○己未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

艱皆躬閱之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庶可爲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所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禀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類日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或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來可

槩論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
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
更與約限令限輸之
○乙丑兵科奏各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
朒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不名稱臣或不著
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逮治　上曰人
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贏或縮於計數或成於迫促
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
來
○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鈔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

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
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
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
寄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
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
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十一月庚辰免教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郃
陽縣教諭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得復郃陽孔
高朝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
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聞　上曰

毋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乙未　上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識達事體者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卽可知彼有所欲言卽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庚申上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爲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蝗旱水災爲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〇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米中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米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貸其生產有先揭數倍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令後須循舊制

〇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

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
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辛未　上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
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
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
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
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
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
虜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勑邊
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甲子與侍臣論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不反覆究思猶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減猶慮獄訟不得其平故嘗勅諸司慎恤又曰往年朕躬臨戰陣凡所俘獲亦未嘗輕戮一人況今日為天下之主可妄殺哉

○丁卯寧夏總兵何福奏諜報塔灘韃賊寵禿兒灰等在不老山議寇寧夏惟賊帥鬼的哥以資糧不給未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論此語未必可信寵禿兒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

不給爲辭者鬼例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爲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榆楊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遣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勅未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千餘人刼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於勅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計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癸酉通政使趙䄵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

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

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

每親當矢石死見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

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

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

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十二月丁丑錦衣衛奏福建送至亂寇若干人法當

棄市　上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

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謫戍邊錦衣衛臣復奏寇

有婦女一人本擄掠得之今以爲妻合當俱發遣
上曰本吾良民不幸爲寇所掠可釋歸原籍
○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左都御史陳瑛等曰
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
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
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
少見賢否其令廵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
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真定棗强饑實以施賑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極溺少緩即

令遣人齎𧷊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
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
監督賑卹具實以聞
○壬辰 上閱 太祖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周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
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
如聖諭 上曰朕於宮中徧尋 皇考宸翰不可得
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痛之又問
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對曰國初
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遂遣書各王府求之命禮

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
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
官別錄本予之仍重賚之
○癸巳與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眞而
實爲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行之鮮有不
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
○乙未擢鄉貢舉人王璇爲檢討　上問左右曰翰林
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皆已
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僃若何對曰僃初除
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歎曰

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
儞之賢旣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今賢有勞者位其下
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
儞同遂陞博士張伯穎以下皆爲檢討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一

臣朱國禎輯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勑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卽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䘏軍治民者或不䘏民非惟不䘏又有抛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䘏其饑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毎思飲食衣服百物之來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為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已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已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蠶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已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强淩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趨末

之習則務本者自困況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爲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紛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庚戌有道士獻道書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險人檏佞倖之心者恣縱詭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害將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丁巳　上既定中用賞罰例因諭羣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

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巳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用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所心於此徒坐享厚祿何為用兵數年始得休閒而民實疲弊若復役疲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為民者愈困為兵者將惰矣蓄兵以衛民養以兵用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勤力以督丁人若今歲復怠惰耕穫不及論罪如法

○二月壬申朔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辜故但遣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報知彼不悛前非殺戮弓兵里長及邀捉巡檢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諭必發兵剿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遺民患但今農作方興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害善良有誤耕種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爲惡即解赴京來如係詿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傷天和又勅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士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概行殺戮切

須滅之但有誤傷良善一家及妄虜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爲賊屬者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令擾害良民

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弛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丁丑　上召母速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顏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　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迂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戊寅大理寺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請論違例律

上問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聞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榜諭於市否對曰未　上曰官府雖有令民固

未悉知之民知令則不犯令不從則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釋之

○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爲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畧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己丑刑科奏强盜欸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

恥爹　恩宥放但沒入習匠輸作終身臣等援理論
之彼雖年幼旣能行劫亦當被刑不宜免放　上曰
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
爲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
兒去悼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能勝二斗粟果
有恭舞陽童匠寄之能不可曲貸乎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
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制宜
罪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
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

之昔馬周因常何而薦今所薦者亦徵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庚申　上召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爲可也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愿奸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非日給事中丁琰等奏云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者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挑陰

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
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
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
輩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
都察院遣人馳往擇所誣民而執玦等赴京罪之仍
移文各處撫按使咸知玦等所為因以為戒
三月甲子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孳
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
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
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召賚

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
勉
○巳巳　上召都給事馬麟^麟
麟河南鞏縣人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傷敗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傷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去

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庚午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狥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徧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

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丁丑諭三法司官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復諭之曰古人治獄務於死罪中求生道今不可使罪無大小皆淪於死地刑罰公則民畏刑罰濫則民玩不可不謹

○戊寅吏科給事中孫瑛密奏前禮部定給事中人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將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

非專出禮部所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邁罪所言其勿泄也

癸未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致侵其地禮部臣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蠻夷知懼不

敢侵越隣境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就一二
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
貢之使既非天朝之體亦沮遠人嚮化之心可令西
平侯遣人諭之
甲申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　皇太子授之
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虞舜相傳惟曰允執
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是爲治爾其勉之　皇
太子拜授而退　上顧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
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今朕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

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敎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嘗訴於官典仗敎軍誣民爲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刑部以聞　上曰民被誣矣誹謗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

命府部都察院其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抵
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丙戌車里宣慰使刁暹答遣人謝罪初刁暹答既
衆侵威遠州地擄其州官事聞　上命西平侯沐晟
遣人諭之如其不悛調兵剪滅於是刁暹答懼還所
擄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弟刁臘等入朝貢馬及方
物謝罪都察院臣奏宜先下刁臘等於法司而後逮
問刁暹答庶幾以示懲戒　上語都御史陳瑛曰蠻
夷禽獸之性稍不相得輒相侵既能改過即已不必
與較今改過而復罪之如其不改何以加法遂已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合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文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甲午勑諭廣東三司官曰往歲都督韓觀奏鍾均道[illegible]夾朕即不復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援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未所之

民民既得所自不爲患凡人鄙不欲爲善聞爲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能不爲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令九夷入藝自昔未歸附者皆授以名爵苟鍾均道果不亟能幡然遁 太祖皇帝待杜回子之道處之豈恐使其終身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内哉鍾均道在建文中作亂南雄韶州諸郡之間聞上即位遂潛伏無蹤跡其黨亦散相傳有言其未死者終無實驗云

〔一〕巳亥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二〕字孟〔三〕饒州府樂平縣人劾顏悟稍長

從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有文彩洪武乙丑科進士乙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備顧問 上不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旭將有所任使奏對弗稱旨命分教房山教諭咸陽皆以憂去服闋擢安王府紀善用薦陞知州入史館出爲吏部員外郎 太宗即位遷郎中預修 高皇實錄永樂元年拜祭酒旭謂天下治教在守令與學官故宜吏部及太學精簡銓少貸眾論騰持之益堅生平坦夷獨疾惡剛勁世以此病之而所至因亦闢釋學明義利之辨爲文簡明喜薦士屢考試得人最盛嘗試河南告歸省母疾方亟旭聞倍道至家母疾忽愈數日竟卒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旭爲人何如義對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院修撰

○五月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戚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不答既而論之曰爲庶人
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爲
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
顯名於後日可以爲孝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
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
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
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能事佛乃
爲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崇佛生民塗炭父母妻

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
傳强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
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
○六月丁亥　上命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
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繇於節儉朕昨觀吏
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
其人其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壬辰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
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葢爲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
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葢知財出於民

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甲午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一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止之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被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

一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狂悖之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二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

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黜　上曰免黜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遏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黜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此刑不輕用也

○八月己丑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意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　若心能常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

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乙未有軍校縛至二人言北京城中往往盜剪官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曰市中賣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乎疑似加刑非制其釋之

○丙申侍臣論胡元興廢皆係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

民亦未遑以順帝不卹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以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九月壬寅初中官往使真臘將歸有隨從軍三人逃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逃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寧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還真臘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逃於彼者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不用逆詐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福建奏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為風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　上諭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兩國通好是番邦美事其舟為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為之修理人乏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丙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

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惕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此天心眞不偶然者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愼

○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愼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

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
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
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即令赴奉天殿見是日縉等之
妻入見 中宮詢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
裏
○丙寅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為鞭灌桐油其中
以決罰人罪當杖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示薄蓋
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用夾皮鞭又灌油其中傷
人甚矣用心殘酷如此使之長人及以害人杖之仍
罷其職

〇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廵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宋晟貴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比御史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

庚辰北京行都督府遣鎮撫應英奏近有強賊三十

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廵警寇稍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爲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旣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飼之此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粱身

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嘗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因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陳遠鴻臚寺少卿郁旛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罰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

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乙卯通政使趙彝彝沁州人縣國子生永樂元年任五年陞工部郎中歷寧波順德知府致仕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徒說小人不可聽數年兵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可以此重困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捽出之

○丙辰工部侍郎趙毅毅字致遠汶陽縣人吏部尚書好德之子性孝甘布素喜屬文

工書輕罪下上素以行誼重於鄉洪武末年以儒士
舉特授都給事中忠厚識大體出為北平左叅政有
職守功陞工部右侍郎四年母憂起復七年坐事謫
交趾叅議李于逵于寬御史欣吏部郎中俱清正不
負世德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緊山開河以便漕
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
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
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
役九十八萬人卽使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江南數
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十二月戊寅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
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民困兵荒京師為甚命爾牧民

當體國家愛養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任官者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官家役一夫必先告朕豈官官擅役而不告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蓋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遣中官責曰朕爲天子不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遂付錦衣衛治之

○丙戌　上因言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

在瀋陽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苦每
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
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
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
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
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
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
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
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

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
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
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
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
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
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
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

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

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令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輩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且得以永保祿位

○五月丙辰　上以代府奏請與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自多愆諭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繇來

者漸矣辯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
論於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
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
親親藩國重於守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藩不齟齬
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於其上恩不
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
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
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吾常思之朝廷不篤
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於兄弟不慈於子姪
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即位以

來恒切戒此間居獨處數召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爲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常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爲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王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於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快快或聽小人教誘爲非甚者形諸怨詬壓鎮所爲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可爲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

天下況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惟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悃款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

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
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欽諸王亮之亮之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
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
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
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爲心則自
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如宋太宗
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
不能以　祖宗之心爲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獻王
衆特賜十本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製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繇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致繇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於穫乎

戊戌 上宴羣臣於奉天門蠻夷酋長預宴者皆起舞稱壽曰臣等生居絕域習見僻陋今日獲覩天朝太平樂事之盛臣死且有光 上曰朕為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樂朕之心也眾歡呼稱萬歲

○乙巳　上御武英殿誦存心錄顧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帳幄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茍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嘗用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有獲福之理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

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紀綱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說腐儒乃欲效息而治耶

○丙辰　上御右順門視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苟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

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
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
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
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
此意相與勸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
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阜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
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
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勑書至蘆溝橋易之而返人遂
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爲如此

安得不以此今日殷鑒也大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
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
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二人陛辭　上諭之
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
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
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
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以保民為重無
重困之
○己卯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
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

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至於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爲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進不速古汝等年

富力强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巳之德將來國家亦得資才之用復諭之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自犯囚德孔子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道里費

○丁巳遣物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爲有司虐害不得巳逃移海島刼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水渙然消釋宜即還鄉復業無懷疑慮以取後悔

○四月甲子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當杖　上曰姑皆宥之侍郎楊砥等復言此定法宥之無以示懲　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槩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究姑宥之生員遣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
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
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
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
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
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
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氊衫市之復與之交
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氊衫於物雖微交
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

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當則以錢易物貨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犯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小民以一錢鈔獲罪矣

上謂侍臣曰古人言聽思聰聰作謀特非誠敬不能蓋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己丑錦衣衛較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也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君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必誹謗必矣小人

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較射付法司論如律

○五月壬辰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非有一人以私財寄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并勑各城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病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丁酉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勑晟曰都督陳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

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爲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內辰吏部尚書蹇義等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人詔齊王所爲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爲善匡救其過宜置於法　上曰齊王兇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難檻之不馴曲木雖揉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之資雖教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

困苦之中納諸富貴安樂之地今而亦不辯及聞其所為之非誠心告之溫辭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況肯從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為惡者不使倖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桓等先自歸朝陳告毋一槩論之

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事聞侯之子懇謝過巧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為私親廢爾書致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誑以苟利與斯賂以

逃刑雖爾曹不得免況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有
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行法必先於貴近
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六月甲午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
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葢沉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
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
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嘗悉記
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
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愼勿有所顧避
○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詣天津衛所部海

舟必約日同發不得先後違者治本舟部運官罪至
是瑄遣人奏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雖同日俱達
亦無所損然違同發之約應罪各舟部運官以戒後
來　上曰姑宥之顧謂侍臣曰如患海寇爲患故勑
令同發今巳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懲然海道甚艱其
功可以贖過凡用人者録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
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論功哉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
鎭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
侍臣與語久之將巳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

少息　上曰朕嘗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繇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王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刑部尚書坐事謫爲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爲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有疑唐太宗爲君王珪魏徵初皆讐怨一體委

任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讐敵也旣獲而用之便得其效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而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誰肯盡心爾自今愼之勿復妄言

己巳侍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命爲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其老賜勑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

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
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亦
在虛心以玩之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其內君子外小
人語人作用之功效不小
乙亥周文陛辭命晉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篤學
修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
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與楮
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
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
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

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正
可資其用耳
○庚辰　上燕閒問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
來言江西所家刈稻皆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
早稻故穫皆早　上又問蜀江西民衆而田少農
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
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
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
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
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

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還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柴

虔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癸未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人誹謗罪及逮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衆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衆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我何悔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畜畜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十月巳亥前江西按察司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不診本除他證又作豈可用也

○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還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誦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

興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論國事哉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
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
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
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
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
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
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
可特吏部量才授官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於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一終